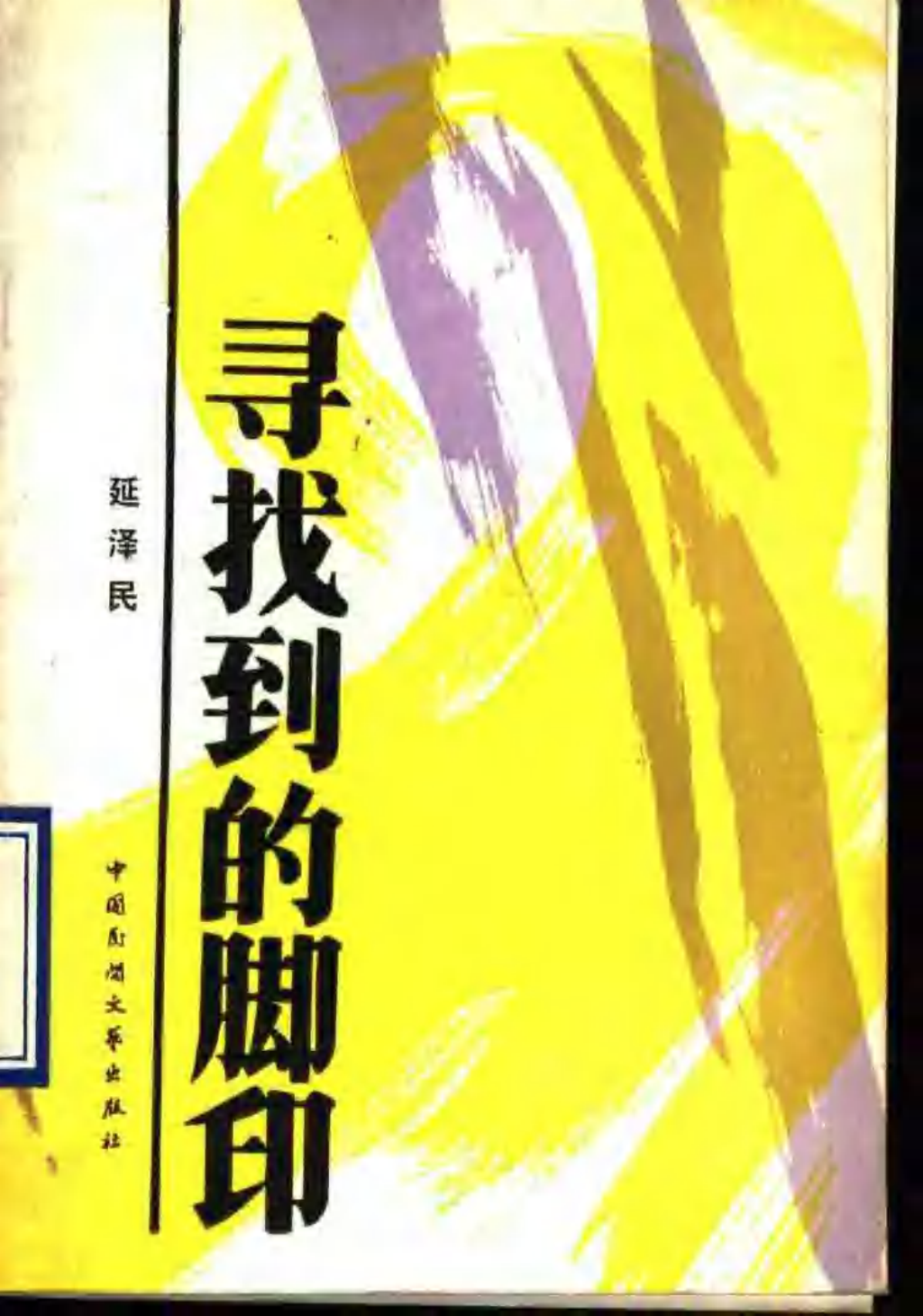




寻找到的脚印

延泽民

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纪民

封面设计 孙 宇

寻找到的脚印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巨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136千字

1990年4月第一版

1990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600册

ISBN 7-5040-0118-X/1·118 定价: 2.40元

目 录

1. 回故乡.....	(1)
2. 月亮不是烧饼.....	(3)
3. 两次挨打.....	(5)
4. “后娘”的苦衷.....	(8)
5. 看望爸爸.....	(10)
6. 劳动从拣羊粪开始.....	(13)
7. 家变.....	(16)
8. 爸爸的临终遗言.....	(18)
9. 恶有恶报.....	(21)
10. 讨饭.....	(23)
11. 逼嫁.....	(28)
12. 洒泪别家门.....	(31)
13. 一路风寒一路愁.....	(34)
14. 沉重的劳动.....	(36)
15. 我为什么受欺负.....	(39)
16. 我为什么变成“哑巴”.....	(43)
17. 哭爸爸.....	(45)
18. “魏小小于大事”.....	(47)
19. 从车马炮到“肚上拦牛”.....	(52)
20. “虎口夺食”.....	(55)

21. “桃园三结义”	(63)
22. 告别亲人	(68)
23. 夜逃	(73)
24. 落脚点	(78)
25. 放牛恨蠢驴	(81)
26. “搬羊梢子”	(85)
27. 打杂	(88)
28. 人多势众	(91)
29. 骡人吃骡亏	(95)
30. 挽工人的歌	(99)
31. 妈妈笑了	(103)
32. 闹红火	(108)
33. 妈妈给我问媳妇	(112)
34. 魂游阎王殿	(116)
35. 虚心、勤奋、有礼貌	(121)
36. 闹红前夕	(125)
37. 受欺凌的人站起来了	(127)
38. 当红军	(130)
39. 打崖窑	(131)
40. 拼命	(135)
41. 加入共青团	(138)
42. 白军打来了	(141)
43. 钻山窑	(143)
44. 拉锯	(146)
45. 霍木匠背媳妇	(148)
46. 落伍	(150)

47. 死背三本书	(152)
48. 俱乐部	(155)
49. 求学未成反挨训	(157)
50. “善报”	(158)
51. 见庙就磕头	(160)
52. 活捉飞机	(163)
53. 歌曲也是力量	(166)
54. 活捉蒋介石	(171)
55. 走上新的里程	(175)
56. 先当学生后当先生	(179)
57. 第一次毕业	(183)
58. 枣村子小学	(186)
59. 经受新考验	(190)
60. 两个小故事	(194)
61. 第二次毕业	(198)
62. 奔向明天	(201)
后记	(202)

回故乡

1983年12月6日，我在小女儿延妮的护理下，回延安参观，并探望我的老家绥德县延家畔村。感谢陕西省文化厅长李若冰同志的热情帮助，为我提供了交通工具。我当天就从西安到达了延安。延安地委、专署的领导同志又为我作了细心的安排，我七日早八时出发，行程五百里，于中午十二时到了绥德县。县城的面貌大变了，盖起许多崭新的楼房，我真想多看上几眼，但我预定第二天返回延安，不能多待，吃了午饭之后即出发，途经义合镇、顺河沟北行四十里，午后三时便回到了我的出生地延家畔村。

村里已没有一个相识的人了。碰见几个四五十岁的小老汉，我询问了他们父亲、爷爷的乳名之后，才摸着一点儿门路。其中一位五十多岁，满脸胡茬子的老汉，竟是我叔伯二哥的孙子。这时候，我才忽然想起，我离开这村庄已整整五十年了！不仅是“儿童相见不相识”，连半百老汉也不相识了。

在北京，从我的住所到办公室，有两站公共汽车路。我总是步行上班，路上经过一所幼儿园，我常看见年青的父母每逢星期一，把孩子打扮得象一朵鲜花似的，驮在自行车上送到幼儿园。星期六下午，幼儿园的阿姨们早早就把孩子们象放羊似地拦到门口，围成一圈儿，等待他们的爸爸妈妈来

接。孩子们象小鸟一样快乐，叽叽啾啾地叫着，说着，笑着，我虽然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但每次路过，总想站下来听听看看。别人都说我喜欢孩子。是的，我喜欢孩子，一看见孩子，就感到自己也仿佛年轻了，想跳，想唱。我羡慕孩子们的幸福。我所说的这幸福，和通常人所说的并不是一个含义，我是同我的童年相比，我看见今天的孩子便想到我的童年，感触实在太深了！它使我想起过去，唤起我无尽的回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有的童年是幸福的，有的则相反，充满着苦难。我的童年，就是在苦难、眼泪、受凌辱、被奴役中熬煎过来的。今天回忆起来，仍感到非常难过。但我还是愿意回忆它。“忘记过去，就意味背叛”。这次回家，触景生情，激发起我思绪的层层涟漪，把我一下子拉回到半个世纪之前的童年时代，那是怎样的童年啊！

幼年洒泪别家亲，
老迈回村祭祖坟，
山河貌变人皆新，
白发老汉报奶名。

我一走进这熟悉的但又感到恍惚陌生的村庄，便不由得发出这几句感慨。

我为什么“洒泪”离开这家园？离开之后，我又漂泊到哪里去了？我经历过些什么奇遇？今天的孩子可能完全不理解，但我还是想把它说出来，并且要从我的记忆的开始说起。

月亮不是烧饼

我的记忆从烧饼和月亮开始。

那是一个秋夜。吃罢晚饭，睡觉太早，坐在窑洞里要点灯，为了节省麻油，妈妈在窑洞门口坐着。我呢？提一个带把的葫芦在院子里来回奔跑，模仿大人搬运石头的动作，把葫芦拎过来拎过去，蹦跳不停。

“憨汉呀，”妈妈叫道。我的奶名叫“树”，妈妈不叫我的奶名，每次觉得我说了一句憨话或做出一件憨事，总是这样称呼我。“坐到妈妈这搭歇一阵儿，你不嫌熬吗？”

我们那里把劳累叫“熬”。我玩耍的时候，从来不感到熬，一直玩儿到觉得没有意思了，才坐在妈妈身边。

我抬头一看，忽然发现对面山顶上的月亮，象烧饼一样，圆圆的，红红的。虽然我知道它叫月亮，但今天却仿佛第一次见到似的。大概是以前看见的月亮没有今天这么圆，而且离山顶这样近，仿佛还不到一尺高。我相信站到山顶上，伸手就可以把它摘下来的，便拽着妈妈上山给我摘。我问妈妈：

“月亮能吃吗？”

“憨汉呀，月亮是个灯笼，咋能吃呢？”妈妈回答以后，不由得格格笑了起来。

我不仅爱吃烧饼，也爱灯笼。特别是眼前这个“灯笼”，圆溜溜的，又那么明亮。如果把它摘下来挂在窑洞里，比麻油灯可亮堂多了。妈妈这么一说，我更来劲了：

“我要。”我拉住妈妈的胳膊，非要她领我上山摘那个

“灯笼”不可。

在平常，我要妈妈领我下河捉青蛙，捏泥人，或者上山采野菜，妈妈都能随我的意。可今天她坐着不动，只是笑。

“如果你爸爸今儿回来，”妈妈笑着把我后脑勺轻轻拍了一下，“他再说‘月亮不是烧饼，也不是灯笼，那是个锅盖’，咱们一家就都成了有名的憨汉啦。”接着，妈妈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我最爱听故事，妈妈一讲故事，我便把上山摘月亮的事给忘了。

妈妈说：“有一家三口人，爸爸、妈妈，和一个猴娃娃，猴娃娃听见庙上打钟，就对妈妈说，他要吃钟肉。妈妈笑儿子太憨，说：‘憨汉呀，庙上的钟哪里有肉，那是木石做的呀。’这时候，爸爸担一担水进门了，听见妈妈说得不，连忙纠正说：‘你说娃娃憨，你也够憨啦，钟咋能是木石做的？那是瓦做的呀。’”妈妈说完问我：“你说这三个人谁说的对？”

“都没说对，钟是铁的。”我说。因为我们村里有几个庙，庙里都有钟，我和娃娃们在那里捉过迷藏，见过钟，也撞过钟。

这时候，我年满三岁半。我于1921年阴历二月十三日生，我和妈妈看月亮、讲故事的这一天可以推算出是1924年八月十五左右。

从这一天开始，我才知道月亮不是烧饼，也不是灯笼，它也不搁在山顶上，而是长天上，除了孙悟空，谁也捉不住它。我肚子饿了，也吃不到它，还得吃饭。

两次挨打

我第一次惹妈妈生气，是由于丢失了两个大铜元。

那时农村使用的货币是麻钱和铜元。那都是清朝各代王朝发行的，上面铸有皇帝年号，如《乾隆通宝》、《道光通宝》、《光绪通宝》等等。麻钱中间有一个方眼，可以用线穿起来。铜元是红铜铸的，分小铜元、大铜元两种。小铜元一个值十个麻钱，大铜元一个值二十个麻钱。一千个麻钱为一吊，五百个麻钱为一角，十角为一元。也就是说，五千个麻钱，或五百个小铜元（或二百五十个大铜元），才值一元白大洋。这白大洋是进入民国以后才铸造的，上面有的铸着袁世凯的头像，也有的铸着孙中山的头像，后一种不多见。按照官府颁布的牌价，一个白大洋（银元）等于八钱银子。在民国以前，银币也都是以十进位，一两银子分十钱，一钱分十分，一分分十厘……出了银元之后，才逐渐代替了银两币制。五百个麻钱，或者五十个小铜元（二十五个大铜元），只等于一角钱。可见麻钱、铜元的币值是很低的。可是农村庄户人家，要得到几十个铜元或几百个麻钱，也是很不容易的呀，要卖几十个鸡蛋，或者卖一只正在下蛋的大母鸡哩。

有一天早晨，我忽然发现妈妈的针线盒里有两个大铜元。我高兴极了，因为这两个人铜元可以在村里的庙会上买两个烧饼或两条油麻花。

延家畔是一百几十户人家的大村庄，只有延、杨二姓两个大家族，村里的人都能排出辈数的。每年在后沟娘娘庙上

唱三天小戏（就是现在的皮影木偶戏），在村前口的关公庙唱三天大戏。每逢庙会，离延家畔二十里路的吉镇货郎和卖茶饭的，便担着放在大筐里的烧饼、油麻花、干烙、果馅来这里卖。妈妈每年总要在庙会上给我买两个烧饼或油麻花的。

我家没有多少粗糠，妈妈只喂了一只母鸡，隔一天下一个蛋。我听见鸡呱呱一叫，就知道它下蛋了，马上扑在妈妈怀里，喊叫说肚子饿了。妈妈便把鸡蛋打在盛饭的铜勺里，点一把高粱秆炒给我吃。这样一来，鸡下的蛋还赶不上我吃，所以家里没有鸡蛋可卖。这两个大铜元是卖掉家里积攒的两担煤灰和粪便得来的，妈妈打算用它在庙会上给我买烧饼。

我先是拿着这两个铜元在炕上玩儿，又到院子里玩儿，把一个铜元插进土里，露出大半个头，然后站在距离几尺远的地方，用另一个大铜元瞄准把它“打倒”，就象打靶一样。最后我拿着两个铜元叮叮当当地敲打着，到隔壁我的叔伯大哥家里去玩儿。叔伯大哥有一个儿子跟我同岁，我们每天都在一起。

我的这位叔伯大哥是我大伯的大儿子。我父亲兄弟三人，父亲最小。大伯有四个儿子，都已分门立户。我这个大叔伯哥是个染匠，开一个家庭染坊，还雇着一个长工，日子过得很富裕。那天我拿着铜元在他家里的水缸沿上敲击着玩，一不小心，两个铜元都掉进水缸里。我眼看着它沉下了底，急得叫喊起来。大哥和大嫂走过来一看，说：“等明天把水用完，再给你捞吧。”我跑回家告诉妈妈，妈妈一听就急了，立刻拿着盛饭的长把铜勺来到大哥缸里捞这两个铜

元。不料妈妈站到水缸沿弯腰一看，铜元没了。

大哥和大嫂一齐指着我对妈妈说：“他说铜元掉进水缸了，我们一看，没有呀。准定是他丢在外面，不敢说，才撒这个谎的。”

妈妈气得满脸通红，说：“我的娃娃从来不会撒谎。只不过两个铜元，他不会这么不要脸。”妈妈一边拉着我往回走，一边叨咕。我心里想，今天短不了挨打。果然，回到窑里，妈妈拿起扫炕的笤帚，在我屁股上打了几下。说了些什么话，我记不得了，总之是说我不该拿铜元到大哥家里去玩儿，现在铜元被他们捞去，到庙会的时候，就没有钱给我买烧饼或油麻花了。我真是后悔莫及。从此以后，我很长时间没有进大哥的家门，那怕我在河滩里拣得一块我认为好看的小石头，也不带进他家里去。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只打骂过我两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完全是我的不对。

我家的窑洞和我二伯家的窑洞紧挨着。我二伯有一个儿子，比我大两岁，我俩天天在一起玩儿。

那天早晨，我从这位小哥哥嘴里得知他们家里吃“羊肉丁丁饭”，那是把晾干的羊肉了，同软米煮在一起，加适量的盐和调料，做成稠粥。这是一种“高级”稀饭，只有财主家才能经常吃这种饭。一般的庄户人家，一年当中只不过能吃一两次。这样的上等饭我当然爱吃，于是我就趴在他们的炕沿下不走了。妈妈在外面叫我回家，我也不走，我等着那肉了粥熟了，能盛一碗给我吃。

二伯父的光景也不好。我们两家相处得很和睦，我没有见过妈妈和二婶有过什么不和的争吵。在平时，两家过节吃

点什么好的，都要互相送一碗的。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既未给我家送，也没有理睬我。饭做好了，他们一家三口人坐到炕上，每人端一碗吃起来，我站在炕沿下睁大眼睛望着。

妈妈几次喊我不走，终于推门进来拉我了。二伯的儿子叫成儿，妈妈原以为我是和成儿玩儿得正欢，忘了回家吃饭，不料进门一看，才知道我是被这喷香的羊肉丁饭迷住了，赖着不走，想讨碗饭吃，让人讨厌。

妈妈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看见我那种既可怜而又讨人嫌的样子，气极了，把我拉回家里，拿起笤帚把照屁股蛋子上又揍了几下。我看得清楚，妈妈在打我的时候，扑闪闪地掉了几滴眼泪。我完全记不得妈妈那次教训我的话了，但从那以后，邻居家吃饭的时候，我再不去看着了，即使吃最好的饭，我也不去瞅它。这可以说是我由不懂得自尊、自爱到自尊自爱萌芽的转折点。“穷也应当活得刚刚骨骨。”妈妈总是这样教导我，我对此铭记在心，并牢牢地恪守着这条训戒。

“后娘”的苦衷

我们那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云里的日头洞里的风，蝎子的尾巴后娘的心。”人们称之为“四大毒”，人人皆知。

我那时还不知道蝎子尾巴的厉害。妈妈则忌讳“后娘的心”这句话。

我们那地方蝎子很多，一个人总要被蝎子蜇多次。

蝎子在夏夜出来，爬在墙壁上捉蚊子吃。那天晚上，要

睡觉了，妈妈已经关了门，尿盆也拿到炕上了，但我偏要去院子里撒尿。一只蝎子在月光下，翘着高高的尾巴在墙上爬着。我觉得它好玩儿，便用手捉它。我现在想不起当时是怎样疼痛的，只记得妈妈听见我突然惊叫大哭，就跑出院子来。如果能抓到蝎子，把它弄死捣碎，涂抹在被蜇的地方，疼痛就可以大大减轻，这大概是以毒攻毒吧。但那只蝎子蜇了我之后就逃跑了，妈妈没有抓住它。我的手指肿了，很快胳膊也肿了。

在我们窑洞的小河沟对面，住着一个“自学成材”的土医生，姓杨，村里人有什么疾病，都请他看；他能扎针，也有一个包包，里面有些药品。妈妈站在岭畔上喊叫他，问他有没有止疼药，那医生来了，也不知拿的什么药，涂在我的指头上。但我仍然大哭不止。“十指连心啊！”妈妈紧紧抱着我说：“一定是个很大的蝎子。我娃以前也被蝎子蜇过，还没有哭得这样厉害过。”

杨医生教训我说：“你没有听人常说蝎子的尾巴后娘的心，顶毒的了，以后可不敢再捉它了。”

妈妈没有附和杨医生的话，她沉默了。从那以后，我知道了蝎子尾巴的厉害，再不敢捉它，而且对于一切不知道它的脾性的虫子，都不用手去抓它，顶多只用棍子捅一捅。但为什么妈妈听了医生的话沉默不语，我当时并不明白，而是在两年以后，才悟出原因来的。

原来我妈妈就是一个“后老婆”。我父亲的前妻死了，留下一子，是我妈妈把他抚养大的，并且在他十六岁时就给他娶了媳妇。但他好逸恶劳，和村里的另一个二流子勾结起来盗窃一家小店的货物被发现，连夜逃跑过黄河，到了山

西，当了晋军。当我这个哥哥离开家时，我不过三岁，完全没有印象。这件事，我以后还要细说的，这里只是提一下，说明妈妈为什么忌讳把“后娘的心”同“蝎子尾巴”相比，因为她这个“后娘”对哥哥从来没有说过一次重话，更不用说象对我那样用笤帚疙瘩打屁股了。可想而知，妈妈听到这种比喻，心里该有多难受啊！

看望爸爸

我爸爸在吉镇一家杂货店当店员。家里只有垆畔上一块山地，可以种南瓜、山药，一年打不了几斗粮食，一家人的生活，主要靠爸爸揽工挣钱维持。妈妈春季编织草帽，然后拿到吉镇卖了，换回二斤棉花，自纺自织，补贴穿衣，日子过得极其艰苦。留给我记忆中最深的是妈妈因为买不起棉花或羊毛絮衣服，一冬只穿着单衣，冻得不敢出门；说不出门，实际上也不可能，即使院子下了厚厚的大雪，妈妈早晨也照样要到院子去给我倒尿盆，倒炉灰和抱柴回来做饭。只有把这一切做完之后，才能坐到炕头上做针线活。我从小就爱玩儿，冬天，尤其喜欢在河沟滩上滑冰、滑雪，除了吃饭，总是在外面。其实别人家的娃娃也是这样，家里没伴儿，太寂寞了。我和伙伴到外面滑冰、套鸟、捉迷藏，还做一种叫做“打瓦”的玩儿石头游戏。每天妈妈把饭做好，总要站在垆畔上，拉长嗓子呼唤我回家。当我回到窑里，妈妈还心疼地捏住我的双手，让我暖和，说：“憨汉呀，看这手象冰块一样，你咋不知道冻呀？”我确实不知道冻，而且奇怪妈妈为什么那样怕冷。回想起来，真是个大“憨汉”，我穿的是妈

妈做的棉衣，可妈妈穿的是单衣啊。她怎么能不怕冷呢！唉，多不懂事的娃娃啊！

我丢了铜元，又赖在二伯父家里想讨肉丁饭吃，这使妈妈很难过。

吉镇离我们村二十里路，从沟里进去，翻过一个叫做“一步垮”的小山，途经王家坪小村，顺沟出去十里路就是吉镇了。这里每十天有一个贸易集市，在阴历的初二、十二、二十二。四乡老百姓，都到这里赶集，出售农副产品。这一天，我三姨母的儿子赶着毛驴路过延家畔，看望我妈妈。妈妈姐妹四人，妈妈最小，大姨、三姨都嫁在一个名叫“黑疙瘩”的山村里，同延家畔相距三十里，在吉镇的北面。妈妈让我姨表哥捎我到吉镇去看望爸爸，说是看爸爸，实际上是我们村的庙会快到了，而我丢了铜元，在庙会上没钱买油麻花或烧饼了，想让爸爸给我买两个干烙回来。

我去吉镇看望爸爸时，一路上骑着表哥的毛驴，当然不累。路上的事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印象，我只记得在爸爸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遇集，妈妈让爸爸把我交给村里赶集的人，让他们把我捎回延家畔。

妈妈的希望和我的目的达到了，爸爸真的给我买了两个干烙，委托村里的一个赶集后生捎我回家。这次回家的路上给我留下的记忆可太深了！那后生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他嫌我走得慢，我嫌他走得快。他迈开大步走出很远，回过头来见我落在很远的后面，就大声喊道：“你快些走啊！”于是，我便大步跑着追上前去，可他又迈开大步向前走去。后来他索性不再站下等我，也不喊叫我，只管往前走。我只好一直小跑着追赶他。当我望不见他的时候，心里很害怕，

一是怕碰见狗咬我，二是怕碰见鬼抓我，娃娃们打我，还怕那后生把爸爸给我买的那两个干烙骗走。每当我望不见他的时候，便大跑着追了上去，一直追到他跟前，这才放慢小腿，喘一喘气。我累极了，心里多么想让他坐下来歇一歇，或者背我走一阵啊。然而，他既不歇，也不背我。特别是路过那个叫王家坪的小村庄和从王家坪进了山沟，翻过“一步垮”的时候，我害怕极了，我连一步也不敢落后，一直奔跑着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我甚至想抢到他前面去跑，但我不认识路，不知如何走。

我这次出远门，妈妈给我穿了一件印花布夹背心，花纹象虎皮，妈妈叫它“虎皮褂褂”，这是我仅有的一件小褂子，只有在走亲戚或过生日的时候才给我穿的。我非常喜欢这件“虎皮褂褂”，穿上它感觉到很精神，也很好看。可是村里的狗看见我，老远就汪汪叫，甚至向我扑来，要咬我。还有那些猴娃娃站在河滩里，用羡慕的目光盯视着我的“虎皮褂褂”，仿佛都想冲上来夺劫似的，我怎能不害怕呢！

翻过“一步垮”，顺小沟走一段路，就到延家畔村北口的娘娘庙桥上了，这我就不那么害怕了。我的精神这才松弛下来。我不跑了，也真跑不动了。四岁半的一个猴娃娃，一口气跑了二十里路，怎么能不累呢！

那后生也不回头看我，继续迈开大步往前走。但是，走到娘娘庙桥头上的大柳树下，他站住了。

这时候，西下的太阳已被山岭挡住，河滩里阴凉清爽。妈妈正坐在那里等我。妈妈原以为我中午就会被赶集的人“捎回来”的，所以连午饭也没有吃就来到了这里。我远远地望见了妈妈，这才又大步跑起来。只听见妈妈喊道：“憨汉呀，